

论徐訏的孤独及心路追寻

陈 娟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在徐訏文本中,始终存在一个自我寻找的内在结构,孤独的生命体验使他对人生和命运有着不断的追索与探问,寻求着意义,也寻找着自己的最后归宿,这种弥漫渗透着的情绪使徐訏最后走向了皈依之路。文章从体验的角度察悟徐訏文本中潜隐的生存痛感、对人生茫然感觉的思索与追寻,以及他对人的存在价值与命运的关注,对生命的宗教沉思及终极关怀。

[关键词] 困惑; 孤独; 皈依; 追寻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4-0083-03

作家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牵挂来虚构他的世界,这种远距离投射会使形成艺术形象的一切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或明或暗地显示他个体生命真诚感悟的本相。尽管我们不可将文本及人物完全等同于作者,但他的情感思想总会象弦外之音,在文本中渗透出来。徐訏的寂寞孤独,是很深地渗入到文本里去了,并构成了文本思想的一部分。从文本细读及情感体察的角度去解悟文本中充满残缺的孤独印痕,能更好地理解作者及文本的深刻思想内涵。学术界对徐訏的孤独虽有触及,但并未进行过多的深入阐释,文章就此出发,探讨孤独的生命体验使徐訏面对人生和命运的思索以及他本人最后的心路归宿,阐释其精神内涵与追求指归。

一 人生之思:难以超拔的生存困惑

人的存在,总牵涉到意义。个体在不断为建构理想自我而努力,“我们认识到生活的根本关系并不在于与任何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形式相连接,而是在于与一种精神世界的联合,它与我们的实质本身是一致的”^{[1]62}。对自身了解以及说明的渴望是个体存在的必然性,他始终处于这种精神活动之中,并被驱策着冲破静态化的生存,寻求整体感与自由,“精神与自由运动的关系是固有的”^[2]。但这种希望消除限制、获得能与自然、他人及自身没有分裂的自由带有一定的虚幻性,并带来痛苦与沉重。个体处于时间之中的这种存在处境就决定了他无法完全固守自己的精神整体,这是“我们要永远力求达到、而又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种状态”^[3]、一种难以超拔的生存困惑与摆脱不掉的宿命。

在徐訏笔下,有很多文本就是对生存困惑的深沉表达:《鬼恋》中“女鬼”的难以超脱,追求的难以实现说明了这种社会和生活的枷锁无处不在,难以超越。虽然精神的解放与

自由谐和是逐渐个人化和拒绝社会化的过程,但人的存在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而与此同时,残缺与不完满指向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揭示的,“在这个客体化的世界里,个性生命的完满是不可能实现的,个性的生存是有缺损的和部分的”^[4],人是有缺陷的存在,于是在另一个文本《盲恋》中,我们会发现冲破小说的故事框架,主人公陆梦放与微翠的形象,多少可以看作人类生命的象征。人物的丑陋与残疾是人类存在根本困境的象征,这依然无法超越和逃脱,就像在文本中借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我逐渐觉得,我们要求人间有十全十美的存在是不对的”(《盲恋》)。虽然其中微翠经治疗复明,但最后依旧无法超脱现实,“这等于说,造物赐我一个神,而这神在被改造后,就不会再是我的神了”。微翠的复明象征着一种十全十美的存在,但这人世是无法容纳这样美丽完整的存在,最终还是走向了毁灭与消失。从文本这种充满对人类生存感受的困惑表达中,我们读出了作者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以及其中潜隐着的生存痛感。

二 命运之思:孤独灵魂的抚慰

“作为孤独主题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人的命运是预先注定的这个主题”^[5]。孤独的生命体验使徐訏一直有对命运的茫然,“天空之中存在着至美。爱与信仰,天才与灵感难道只是幻觉的凝结?”(《幻觉》)在前后期许多文本中他都说到“命运”,人物大凡有一种宿命感,“一切一切,我觉得竟是一种命运奇怪的安排。好像自始就自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步步在逼我走进了这个可怕的错综”(《巫兰的噩梦》),与之类似的文本还有很多。这种对命运的表现文本中还常以预言及意外情节的表现形式出现:

陆梦放曾默祷,如果能看见微翠是在阳台上,那么他们

[收稿日期] 2009-04-26

[作者简介] 陈娟(1980-),女,湖南常宁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的爱情与幸福就不至于因她眼睛的复明而毁灭,如果微翠不在阳台上,那么他们的爱情与幸福是决不会再有了,而后来微翠竟没有出现在阳台上,以及微翠在手术之前曾祈祷如果她恢复了视觉而不能爱陆梦放就要同不洁的爱情一同灭亡,后来他们的爱情结局真的走向了破灭(《盲恋》);萨美第娜太太带“我”去一个看过去的她的地方,要“我”不许再去和带别人去,“我”发誓如果违背诺言则不得善终。而后来违背诺言带罗素蕾去之后以及罗素蕾被算命说最晚必须在年内结婚,否则就很难活下去等等,在文中一一应验(《时与光》);“我”对白苹所预感不祥的事情(《风萧萧》)以及给人预兆的百灵树(《百灵树》)所预示的不幸故事在后来的确实发生,此外,在《禁果》《阿刺伯海的女神》《痴心井》等文本中都有故事传说的应验。

与此相应,很多文本还有对意外情节的表现。《荒谬的英法海峡》中露露节那天,出人意外的是羽宁宣布是与史密斯结婚,培因斯宣布彭点,鲁茜斯则宣布“我”的名字;《阿刺伯海的女神》中“我”与阿刺伯少女跳海的情节高潮之时,却写是在地中海里做梦,让人分不清是真还是假;《鸟语》中芸芊结果却是穿着袈裟留在庵里;《手枪》中家光偷东西的对象胖女人后来发现竟是家里女佣的母亲;此外,还有很多出人意外的婚姻,如《无题》中引玉同普沙结婚、《舞女》中“我”与白露娜结婚、《来高升路的一个女人》阿香嫁的不是菲律宾华侨,而是史先生、《丈夫》中见明,“我”妻子素茵与沙大煌的关系更是出人意外;而在《打赌》中妻还把“我”输给了她的女友,也许就如文章所言:“人生就是偶然的,一切不过是一个机缘”。徐訏通过这些意外情节的设置,表现了人生的偶然与世事无常,特别是《时与光》与《江湖行》等文本中满是人物间偶然的聚合,“这样推理分析起来,我们可以细细找到无数的细小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只要少了一个,我的生命可能就不能走上这条路径。对于这些偶然的无数巧妙的组合,我除了用机缘或者命运的名词外,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江湖行》),以及由偶然所造就的人生波折故事。

毫无疑问,这种对命运的表现是作家在现实生存中自我经历与感受的外化,“我望着浩瀚的天空,想到我流浪的生涯,以及一切奇怪的遭遇。我觉得冥冥之中,真像是命运在摆布了一切”(《时与光》)。对现实生存的无奈感受使作者对命运、人生偶然际遇有了更多的思忖,这种潜意识的宿命感是作者在寻找自我时对人生茫然情绪的流露。但同时,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宿命亦是孤独灵魂的抚慰。孤独的灵魂需要宿命的抚慰,在精神探索的跋涉路上,看不见前方的星光,不知何去何从,宿命的思想可以赋予人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使之超越绝望与虚妄,而为此时孤独的灵魂获得安宁与归宿感,并作为精神慰藉而再次启程在路上。

三 另一种追问

“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与梦,这梦可以加于事,可以加于人,也可以加于一个世界”^[6]。孤独在徐訏的创作中打下了烙印,留下一道残缺,对美与爱的凝望和还乡之旅的精神取向是作者潜意识里对孤独的缓解与对自我的拯救。但他所真挚关注的神圣之爱,在现实中却是一种无奈,而故乡“即使

过去是快乐的,但它毕竟已经过去,因此沉入于过去也会使人沮丧,他为不能持久地保持过去的快乐而感到不幸”^{[7] 139}。通过理想境界与精神还乡对现实自我的超脱,并不能使他完全释怀,可以说,这种“记忆里是颠簸的过去,想象中也无安详的未来”^[8]的迷惘使徐訏的灵魂深处一直激荡着无法挣脱的波澜,并处于极度的困惑之中;对孤独个体生命存在的追寻与思索使他始终在焦灼地寻求人生彼岸的圣土,在《彼岸》中,作者这样吐露心声:“一个人最怕是在生命已经有厚浊的经验而心灵还在空虚的时期,那时候,一切的新奇都是诱惑,而心灵的冒险永远是心灵的要求。”

如果说,文学的目的在于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那么宗教则为人类发现到另一方灵魂净土,“我们需要用对人性的某种信仰来弥补我们所发现的人的缺陷,使我们能把他看作高尚的”^{[11] 40}。回复到原初的人类永恒栖居的家园问题只能通过灵魂的救赎来解决,信仰作为对精神家园与灵魂净土的归依,是人获得安适与充实的地方,是人不可能没有的慰藉,因为“信仰就是内向性和内向确定,面向上帝并在内心深处坚信他是自己的救主”^{[7] 184}。在信仰之中,个体向自己与上帝真实敞开,与生命中最深处的和谐沟通,信仰使个体不再有漂泊的无归宿感并依靠信仰而生活。

徐訏对宗教有着虔诚的感悟,虽然他曾屡次表白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从他笔下一系列文本中我们能读出作者那种至诚感悟之心在一次次努力地与宗教靠近及提升。在徐訏许多文本中,都出现了佛门弟子形象,而且还有很多人物都以出家或入教作结,临终前作者本人也在医院接受天主教的洗礼,皈依了天主教。“‘上帝’,对所有人而言既是最亲近者(亲近得让他们视而不见),又是最沉重者;既是人们本来总愿意并必须言说者,又是人们还根本无法言说者”^[9]。徐訏自己一直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类灵魂的家园,一直在苦苦地渴望着与上帝接近,为偶然的生命存在找寻宗教归宿。他知道“爱上帝,则是爱一个完全无缺的概念,这概念就是人世的终极”(《彼岸》),但“因为过度的信仰反而使我们产生疑虑”^[10],同时,“如果人转向上帝的主要动机是想逃避恐怖与孤独,那么他的宗教便不能帮助他迈向成熟与力量,甚至从长远来看也不能给他以安全感”^[11],据此,我们有理由体悟到,那种渴望接近上帝却又唯恐亵渎上帝的心理困境,一定是徐訏心里深深的痛:

“过去的过去了,失去的美丽永不再美,我虽然还是天天在期待,祈求,补赎,而失去的幸福再不能复回,我在无底无底的忏悔中,再也得不到安静与睡眠,烈火般的痛苦煎熬着我,我像是一个已被打落了地狱的幽魂。”(《彼岸》)

他希冀在与上帝的结合中洗尽人世的铅华,在与上帝的诉说和倾听中消融旧我,因为“在一切无论是多神还是一神的有神论宗教中,上帝代表着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善”^[12]。寻梦而来,追梦而去,文字,幻想和记忆侵吞了徐訏的现实生活,不管如何,徐訏最后还是皈依了天主教,在另一片天国中寻觅自我。在接受洗礼的那刻,徐訏一定感到自己的心灵在诗意般地、宗教性地与真实相互敞开,开始体验到无我的精神状态。对于洗礼,荣格曾经作如是阐释:“洗礼赐予人类一

个独立的灵魂。当然,我话里的含义并非说明,受洗礼本身是一种只行一次便会生效的魔法。我是说,洗礼的观念可以把人类从与世界同一化的境界中提升出来,使之得以超越世界。这便是洗礼的最佳意义,因为那是一种人类精神超越自然的象征”^[13]。这种发端于对无意义反抗的超越使个体从非本真的存在状态跃向真实的存在,因为“皈依以其沉静力量改造天地、扭转乾坤”^[14]。同时,也是对安宁完善与自足永恒境界的渴求,源于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与价值的探寻,“人致力于一个目标、一种观念、或一种超越于人的力量(如上帝),是人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整之需要的一种表现”^[15]。所以,这是对孤独生命的超越,《彼岸》中有一段文字将这种境界说得更为通透:“至高的境界当是由于灵魂的真如与宇宙终极的谐和自然而然的贯通合一融化,一切肉体的情意的恋执自然而然毫无痛苦蛻脱。”换句话说,在每个人那里都珍藏着充实与完满的生命梦想,向超验转向的形而上的可能性将个体从世俗束缚中解脱出来,走向理想自我:

“如今我应该告诉你,在一有死亡准备的刹那,心灵上再没有任何的滞碍,它透明得像无云的天空,它与它的上下四周都没有挂牵,这时候精神是明朗而空灵,任何声色的刺激都无法在它上面遗留斑痕。而肉体已是不再存在,可以使我不再对它关心”。(《彼岸》)

虽是一种无止境的渴望,但在宗教的国度里,这种深深植根于人对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和探寻就不是一种苦涩的选择,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个精神丰富的作家既承载了人类太多的苦难,又有充分的时间思考终极问题,几乎没有不走向宗教的”^[16]。虽并不意味着信仰与上帝可以彻底改变现实的沉沦状态,但却可以让人依靠而重塑生存与理想的勇气,“宗教是走向自身展现的重要工具”^[17]。在对上帝的皈依中,在对生命的神圣救赎中,徐訏以空净的心灵与整个宇宙吻合,他的灵魂随着自己所建造的无边透明玲珑的世界与宇宙融为一体,实现生命与爱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M]//万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 [奥]艾·阿德勒.理解人性[M]//陈刚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3

[3] [美]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4

[4]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M]//张百春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58

[5] [苏]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M].满涛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10

[6] 徐 訏.风萧萧后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钱理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08

[7] 杨大春.沉沦与拯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徐 訏.时间的去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5卷)[M]//谢冕,钱理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83

[9] [瑞士]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M]//林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8

[10]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91

[11] [美]罗洛·梅.人寻找自己[M]//冯川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160

[12] [德]E·弗洛姆.爱的艺术[M]//陈维钢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73

[13] [瑞士]C·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黄奇铭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221

[14] [德]马一·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77

[15] 埃·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1

[16] 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152

[17] [美]R·R·郝根汉.人格心理学[M]//冯增俊等译.作家出版社,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 81

On XU Xu’ s Solitude and His Heart Roads

CHEN Ju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XU Xu’ text, there always exists an inherent frame looking for himself. The solitary experiences continuously make XU Xu to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fate as well as his own end—result, which lead him to rely on Catholicism subsequently. In this paper, we will look into the author’ s painful feeling of the existence; the puzzled thought about person’ s value and fate as well as the ultimate and religious care for life.

Key words perplexity; solitude; convert to; pursue